

01 62岁,败退台湾 26年生涯,34处行馆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序章

1949年,62岁的蒋介石黯然落脚台湾,长达26年,他长留孤岛,再也没有离开这360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一步,他编织着“反攻大陆”的美梦,至死方休,再也没有踏上大陆。

到台湾后蒋介石一路上的行馆轨迹,象征着蒋氏父子俩在台湾留下的足迹,宛如他们在台政治舞台生涯的缩影,幕起幕落,细数着过往风风雨雨。“两蒋”的功过已交由历史评判,只是过往的荣光,映衬着如今蒋家在台湾的淡出与锋芒殆尽,不但反映出蒋氏王朝日渐落寞的命运,也让人看到岁月的无情,任凭英雄如许,总也逃不过历史洪流的淘洗。

1949年岁末,刚过耳顺之年的蒋介石,以“亡国待罪之身”,与长子蒋经国来到台湾这个孤岛。国之将亡、仓皇辞庙,蒋介石在岁暮“国”破之际,看似一派轻松,面临的却是隔海的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还要应付美国的逼退压力,一切不确定的未来,气氛颇为凄凉。

早在1948年,赴美争取美援未归的宋美龄,极为担心下野后避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的安全,多次去电要求蒋介石离开,甚至希望蒋经国能从旁劝说。蒋介石的幕僚周宏涛在个人自传中曾记载,宋美龄与马歇尔颇为交好,周宏涛转述蒋介石另一名幕僚董显光的话说,宋美龄曾说:“马歇尔答应她,在最危险的时候到美国去!”

另有一个说法,宋美龄在1949年风雨飘摇之际,曾建议蒋介石流亡欧洲。不过蒋介石对这

些要求始终没有松口,而是不断催促宋美龄返国。蒋介石后来也说,当时未选择出国考察,实在是“没脸见人”,“宁愿待在国内待罪”。

但据事后考证,蒋经国当时已在制订预案,如果形势恶化,或是从宜兰外海再流亡他国,或是将运台黄金转到菲律宾储备。但当时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家,都已向美国直言拒绝蒋介石流亡的可能性。

是年12月23日,平安夜前夕,留在内地转战西南地区的原在中国远征军中出名的抗战将军李弥再次被击败,曲靖被解放,西南战况失利,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行动至此完全失败。蒋介石承认:“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为人唾弃,为世讥讽,耻辱悲惨,于兹为甚”,这是蒋介石在1949年给自己下的评语。寝食难安的蒋介石当时甚至在日记中如此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这时,蒋介石带着蒋经国来到日月潭边风景秀丽的涵碧楼,与儿孙共度圣诞,回想1946年到台视察光复周年的风光,与宋美龄在涵碧楼的顾盼自雄,还因此主动延后返回台北的行程。这次故地重游,虽有孙辈嬉戏,却丝毫化解不了蒋介石心中的苦闷。

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挽救了蒋家。蒋介石在台湾站稳了脚跟,涵碧楼成了他处理党务、政务的地方。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之际,蒋介石也在涵碧楼停留了50多天,思考“国”与家的未来。由此可知,作为蒋介石头号行馆的涵碧楼,并非单纯的度假散心之地,或是独占欲发作之地。全台一座座行馆,如同蒋介石各地应变机要之地,既可保有军事反击应变机动性,又能充当临时指挥所,让蒋介石得以运筹帷幄。

蒋家行馆在台湾多达34处。

行馆,也称“行辕”“行台”。所谓蒋介石行馆,是指蒋介石在台各地出行、视察、度假的住所。

蒋介石行馆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行馆几乎遍布全台名胜之地;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行馆军事管制严密,如同封建时代的行宫、离宫,寻常百姓难以接近,自然众说纷纭。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方旭 著)

13 他怎么这么帅呢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坐地铁转公共汽车,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赶回学校的寝室。

“都快考试了,昨天也不早点下班?”宁安安过来问我。

“下班了,我看通宵电影去了。”

“胸有成竹了,是不是?”

“我太累了,想休息一下。”

“考听力的时候能坐你旁边吗?”宁安安悄悄地问,“我的随身听坏了,最近没怎么听磁带。”

“考砸了可别怪我。”

“我给你买早点去。对了,晚上寝室有PARTY,301的哥哥们都耍过来。”

又是“友好寝室”的活动。

“要买什么东西吗?需要我凑分子吗?”今晚不上班,赶紧参加集体活动。

“你不在,昨天晚上凑好了。寝室也打扫了。冯静儿说,派你打开水。”

“好的好的。”我努力迎合。

一夜没睡,精神不佳,一天的考试居然很顺利。只是我一闭眼,就想起沥川孤零零地站在电冰箱旁边,弯下腰以一种类似体操的姿势去拿牛奶的情景。多年以后,每次想起沥川,第一个在我脑海中闪现的,总是这个画面。然后,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忽然捏住,酸酸的,喘不过气。

下午,我去水房提了两瓶开水,慢慢地往回走,还没走到寝室就看见宁安安飞快地向我跑来。

“什么事?”

“有美男找你。我的天啊,怎么能这么帅呢?”她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麻烦你一定请他到寝室里小坐片刻。让我们仔细欣赏欣赏,好不好?”

“真是找我的?”沥川不会这么闲,但我还是加快了脚步。

“冯静儿她们还有301的哥哥们已将他团团围住了。能不能请你告诉他,现在是打开水时间,如果他继续站在女生楼下,会出事故的。已有三个女生光顾着看他,提着热水瓶跟人撞了个满怀……”

我大笑,以为她在开玩笑。等我走到楼下,地上果然有几个碎了的瓶胆,看门的大爷正在打扫。

那个站在门边,穿着白衬衣和牛仔裤的,果然是沥川。

“Hi.”他隔着人群向我打招呼。

“Hi.”

他走过来,顺手接过我的热水瓶:“考完了?”

“考完了。”

“考得好吗?”

“还行。”

“小秋,请王同学上楼喝茶。”萧蕊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才几分钟,她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

“不了。”我担心他的腿上楼有困难,何况他还提着两瓶水,“我们去餐厅。”

“别去餐厅,晚上有派对,吃的东西早准备好了。”冯静儿热情地张罗着。

“王同学赏个面子吧。”魏海霞软硬兼施。

这群人,不把沥川绑架到楼上绝不甘心。女生楼的楼梯比电影院里的楼梯陡得多,我让大家先上楼,然后独自陪着沥川一级一级地往上走。

他执意替我提水:“早上为什么不叫醒我?以后不能这样悄悄地溜了。”

“为什么?”

“万一失踪了怎么办?”

我看着他:“沥川,请你记着,就算我真的失踪了也跟你没有关系。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

他原本一直在走,听见此话,忽然停住脚步。然后,他放下热水瓶,转身就下楼。

“哎!等等!”我赶紧追下去。

他冷冷地看着我,沉默片刻,说:“你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你对我也一无所知。”

“那又怎样?这只是一个城市,你只是一个人。”

“那你昨天为什么肯跟我走?”

“因为你不会伤害我。”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只有城市人知道危险吗?我问你,城里和乡下,哪一个更靠近野兽出没之处?在防范危险方面,我们乡下人更有直觉。”

他刚要理论,萧蕊从楼梯上探出头来:“哎,怎么还没上来呢?王哥哥,快点啦。”

沥川的眉头拧成一团:“王哥哥?”

“我们这里都叫哥哥。走,上去坐会儿,晚上寝室有party。一会儿下楼去餐厅,我请你吃饭。”

他伸手过来拉我。

“怎么了?”我问。

“你挡着人家的路了。”原来有人上楼。然后,咣当,上楼的女生一声尖叫。

又碰碎了一个瓶胆。

他继续上楼,仍是一级一级地走,样子很辛苦,我看不忍:“可惜楼里没电梯。”

“不然你们提热水会方便得多。”他说。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